

归档时的案卷号：

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

卷内共	份	张	保管期限
-----	---	---	------

董 万 功

(英模传)

抗日战争时期

董万功，辽宁省绥中县加碑岩公社黄木杖子大队周岭沟人。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日。农民出身，中农成份。黄木杖子位于绥中西部一百多里的山区，与河北省青龙、抚宁毗连，是三县交界之地。那里是山高岭峻、奇峰怪石、树木参天、交通闭塞的险要地方。相传古时山上盛产黄木。不知哪朝皇帝看中了这里的黄木，降旨下来：这一带的黄木专归皇家御用。后来因为山大沟深，道路难修，黄木运载不出，皇帝乃下令放火烧毁满山黄木。周岭沟就处在这样的深山老峪之中。董家世代居住这里，靠辛勤耕种和过日，董万功幼时曾念过一年多书，能看懂简单书信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董万功四十多岁，已成十口之家（四子四女、老伴），靠自耕自织过活，家里养了数十只羊和两头骡子。但这种靠辛勤节俭而持一家温饱的生活，由于日寇的侵略而遭到了破坏。董万功带着他的妻子儿女，一面躲避敌人的“讨伐”，一面偷垦耕作，放牧度日。

一九四二年，日寇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疯狂“扫荡”，使出种种手段迫使根据地缩小。我党则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，积极恢复和开辟根据地，并积极开辟长城外的热、辽地区。凌青绶工委派遣了绥中突击队，开辟和建立绥中抗日游击根据地。

但是，日寇施行了更为野蛮残酷的手段：它们从滦平沿长城东西七百余里，直至辽西绥中的山区一带，又疯狂推行“归家并村”政策，制造“无人区”。敌人企图分割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，幻想让八

路军在无人区没饭吃、无房住，无法站脚。

死也不进“人圈”

一九四三年三月间，日寇开始在绥中西部山区一带“集家”。敌人放火烧毁民房，逼迫村民全部迁到“围子”（日寇称部落）里去居住。当时这一带就并了十几个大围子，周岭沟被并到三十里外的东稍树围子。

围子里集中着三、四百户人家。鬼子、警察用刺刀逼迫村民昼夜修筑围墙、岗楼。深夜，人们就挤在几根木头搭起的马架棚，寒风袭来，冻得无法入睡，妇女儿童嚎啕大哭，老人唉声叹息。高山深谷，悲声切切，令人寒慄。一听钟响，男女老少又被逼着集合，男人拿着棍棒爬上围墙，妇女儿童则被命令敲着铜盆呐喊。敌人说这是防备八路军的“防空演习”，实质是分离我军和群众的险恶手段。太阳升起老高时，人们才被放出去几十里外的地里干活。太阳还没落山，敌人就命令关上围子大门，回来稍晚的就被关在外面。群众气愤地把围子叫做“人圈”。伪区长骆长恩还假惺惺地欺骗群众说：“八路军是青脸红发的妖精，见人就活埋，日本皇军是为了你们大家的安全，才叫你们到围子里住的”。他又恶狠狠地威胁说：“谁不进围子就是私通八路，就是死罪！”

董万功却不相信这些鬼话，他知道骆长恩是个什么东西：这个认贼作父的汉奸平时欺压百姓，敲诈勒索、霸占妇女无恶不做，人称“东

霸天”。他还把董万功的大儿子董长锁连同一些乡亲，抓去密山修劳工。董万功正直倔强、嫉恶始仇，对骆长恩深恶痛绝。他看透了鬼子“集家”的鬼把戏，认准了一个主意：就是不进“人圈”。他联系了董长贵（本家侄），两家十几口人仍然住在山里。房子烧了，剩下两堵墙，他用几根木头就着残墙断壁搭起个小棚子，又燎起了炊烟。白天，他站在山上放羊，监视着山下小路是否有敌人进山，抽空就在山上刨几镐，种点粮食。董万功平时为人正直，心肠很热，乡亲们有了为难事，他都尽力帮助。因此，他在这一带乡亲们的心目中威望很高。在他的影响下，附近每一条沟里都有不进圈子，坚持住在山里的人家。

“讨伐队”时常来搜山，董万功带着一家人绕山躲藏。有从圈子出来进山干活的人，见他过得很难，就劝他说：“还是进圈子里去吧。这有多难！再说，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你的。”董万功却说：“人一辈子熬死一回，在乡都是死，我没法在日本人的刺刀底下呆！”

“那你就这样可啥时是个头？”

“等着，歇化了算！”

“唉，那还有个化，那圈子箍得象个铁桶了，紧紧绗绗的！”

“哼，钢还有个卷沿子的时候呢，小鬼子不走不下山，我看他三年！”董

董万功心里有个数：小鬼子闹不长！他听说过口里有专门和鬼子做对的八路军。他朦胧地感到了希望，盼望着八路军早日到来。

然而有一天夜里，他的小窝棚突然闯来一些手持刀棒、脸上抹黑的人，自称是八路军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，到处乱翻，夺走了炒菜的大勺和仅有的几升粮食。董万功愤恨转而庆幸，幸亏早把粮食藏在山里，不然今年就无法活了。可是，难道八路军竟是这样吗？他在心里不仅画起了问号。原来，这些人是在兵荒马乱中趁火打劫的“砸锅丁”的歹徒。

四三年春一天，董万功正在山里干活，忽然一声呼唤：“老大爷，老大爷！”声音是那样亲切。董万功抬头一看，几个陌生人已经站在他的面前：个个都是便衣打扮，腰插短枪，脸上挂着笑容。董万功看了一眼，却又埋头干活，没有吭声。来人相互对视一笑，为首的一人上前说：“董大爷，您和地呐！”董万功用鼻子哼了一声：“哼，这年头还能和地！”那人说：“不和地吃啥呀？”董万功又狠狠刨了一镐，说：“今天鬼子来，后天‘东霸天’来，还和地呢，等着饿死吧！”说完，他扛起镐就走了。来人见他这样倔，都笑了，随后也跟着到了他家。

原来，这几个人就是凌青经工委派来开辟冀中地区的突击组成员，为首的那人是组长李育民。他们是来宣传抗日、发动群众开展反“集家”斗争的。他们已经了解了这一带的情况，知道了董万功最痛恨鬼子和伪军长，是这一带坚持不逃圈子的群众中最有骨气、最有威望的一个，做好他的工作，是发动好群众的关键。所以，今天特地来找他，

可是初次相见竟是这样的局面。突击组的同志们并没有恢心，他们也拿起镐，主动帮助董万功干活。和他忙不过来，他们就帮助他把地和上。一有情况，同志们就主动把羊给他赶到山上藏起来。看到同志们这样和蔼可亲，干起活来个个象个庄稼把式，他露出了笑容，他明白了这是日夜盼望的真正的八路军到了。

突击组的同志耐心地向他们一家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道理，揭露了鬼子搞“集家”的阴谋，并说：“我们这次来，就是开辟华中根据地来了，不打败鬼子，我们绝不离开这里！”董万功明白了共产党、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，老百姓的子弟兵，打消了思想上的顾虑。他在亲人面前忍不住对敌人的愤恨，控诉了鬼子和“东霸天”的罪行，叙述了乡亲们的遭遇。他坚决地表示：“只要你们不走，我老头死也不下山，和你们一起干！不但我不走，也不让群众走，这一带留我动员！”董万功立时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，他不辞辛苦，四处奔走，联系了水泉沟、羊岩子和周岭沟一带没走的群众。这样一来，沙湾的群众都齐了心，谁也不进圈子。一有情况，突击组马上通知大家，人们都跑到山上；敌人走了，人们就下地干活。在突击组的帮助下，几天就犁了一遍地，群众的情绪起来了。董万功的老伴董大娘和同志们开玩笑说：“你们这些青脸红发的妖精还给老百姓干活，真是好妖精！”

随后，董万功为开辟李大庄、陆家台等地做了很多联络工作，

流动联络站，后勤部

董万功从小在山里长大，他熟悉这一带山里的每一条小路和每条河流。突击组的同志们外出开辟工作，他经常主动给带路。上级来信，突击组人不在时，不管是白天黑夜，他都及时地给转送到同志们的手里。同志们分头出去活动，也都是回到他的家里碰头。董万功家成了八路军的联络站。

每逢突击组出外活动时间较长，一回到董万功家，大伙就高兴地说：“到家啦！”董万功就赶快告诉老伴：做干饭！孩子们跑了好几天了，都饿坏了。吃饭时又告诉同志们：“多吃点！”同志们也不见外，象在自己家里一样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同志们经常钻山林，衣服坏得快，董大娘就让同志们脱下，洗净后又一针一线的缝补好。看到同志们劳累辛苦，个个清瘦，董万功很是心疼，就动手宰羊，给同志们吃烤羊肉、补身子。这样的事开了头，他也就不肯住手了，隔三差五的就给同志们宰羊吃。后来凌青绦办事处主任信修来时，动员他挑几只羊慰劳部队，他高兴地挑了十多只肥羊赶走了。

这样一來，风声就大了，董万功不但不进圈子，还接待八路军，鬼子异常恼怒，便派兵分三路进山“讨伐”。这时，突击组的同志正在董万功家。董万功的二儿子董长斌和组员赵连成正在山梁上放哨，他们发现敌人，连忙发出信号。同志们帮助董万功连人带东西上了山，又赶紧把羊松开往山上赶。可是羊一时受惊不肯上山，老往家跑，圈也圈不住。敌人就快追到跟前了，机枪轰豆般地响了起来，人们只好

放弃四处奔跑的羊，撤到山上。虽然人保住了，而五十余只羊却被敌人掳走了。

敌人走后，人们回来一看，搭的小房子被烧了，锅也被砸了，损失较重。面对这凄惨的景象，同志们难过地低下了头。董万功却乐观地说：“这没啥，羊没了，打完鬼子再养！房子烧了没关系，山里有的是木头，咱再盖！”说着就动手砍起了木头，大家齐帮对手地又搭起了个小棚子。董万功乐观地说：“今天下雨又不怕了！”

以后，鬼子讨伐队三天两头的就来搜山，发现有人住的痕迹就烧就毁。董万功的住处，先后被毁了四次。最后一次被毁时，正赶上连雨天，董万功蹲在山头，餐风露宿，忍饥受饿四十天，照样跟八路军闹抗日。后来，董万功在一个十分险峻、人迹难到的瞎葡萄沟的沟底找到了棲身之处。董万功的住处每迁一处，八路军的联络地点也随之迁到那里。他的住处成了八路军的流动的联络站和后勤部。

竭尽家产，支援抗日

一九四三年十月间，突击队在绥中西部山区初步打开了抗日局面。绥青绥工委根据上级指示，巩固和扩大绥中地区，在绥中正式建立了两个区。建区后，反“集家”斗争得到迅速开展。董万功配合武工队，串联发动了周围几个村子很多群众，坚决不进“人圈”，同时，很多已经逃去的群众也渐渐回来了。没有房子住，董万功又帮他们出主意，在山上挖洞住。这个办法很好，既隐蔽又防寒。当时在周岭沟、羊岩

子和寨子沟等地就挖了数十个山洞，关内老根据地人民支援五百多套棉衣、鞋帽运来，董万功又协助区上保藏、分发这些衣物，帮助安排回山群众的生活。这样，回来的群众就更多了。

敌人见势不妙，便加紧了对山区的“扫荡”。为了壮大抗日队伍，上级号召青年参加八路军。董万功积极响应号召，主动把他的二儿子董长斌送到区上参军，并积极向区长李育民请求多派给他一些工作和任务，他说：“现在我可认识清楚了，没有共产党、八路军，我的家乡是不会象现在这样的！”他又嘱咐儿子：“见着鬼子给我狠狠打！”在他的影响、带动下，这一带群众积极响应号召，有很多父母送儿子、妻子送丈夫参加八路军的动人事迹。

一天，信修主任来了，见他整日搬家，牵着牲口赶着猪，目标很大，行动不便，就动员他把猪子送给部队去拉炮车。董万功高兴地说：“我正愁钱不看主呢，不过我可不要钱！”他回头一看，还有两口肥猪，就说：“这些零七碎八的都不要了，送给部队吧！”信修也乐呵呵地说：“行，老董，这笔帐先记着吧！”

从此，董万功无牵无挂地一心抗日了。一家九口人，今天这里，明天那里地和敌人周旋，他们抽空就在山上开荒种地，尽量多收些粮食，支援抗日。区上同志和武工队经常来这里，吃的都是他们家这样收获的粮食。

一次，部队有任务临时来到这里，由于事先没和区里打招呼，区

上粮食不多，部队又等着开饭。区长李育民急得去找董万功想办法。董万功听了，不着急地说：“那愁什么？”李育民说：“还不愁？部队等着开饭呐！”董万功笑着说：“到时开饭，跟我走！”说着，他拿着锹镐就上山了。李区长奇怪地跟他来到山上，董万功在一块长着青草的地方挖了起来。原来下面埋着一口板柜，柜里藏着满满的一下粮食。李区长高兴地说：“你藏这么多粮食，咋没和我说过呀？”董万功神秘地说：“不到时候说它干啥，我这是准备急用的！”李区长说：“给你打张借条吧，把鬼子赶跑后还你。”董万功却说：“不用，你有的时候我也有了。”又说：“不够再来，我这还有！”

董万功这样大方，但平时自己家生活却很克苦，一年有大半年的岁月以糠菜度日。家里养着羊，自家却没杀过一只羊吃。董万功的一件衣服破得不象样子了，干活时还光着膀子干，舍不得穿，他硬留着早晚披着御寒。董万功就是这样，勒紧了全家人的裤带，硬是为抗日献出了三千多斤粮食，十六只羊，两头骡子和两口肥猪，几乎荡尽了家里的全部财产，除了经常搬迁的小草棚和几条破被，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。

武 装 自 卫 队

回山的群众逐渐多了，日寇“讨伐队”的进山骚扰也更加频繁，群众时常遭到损失，上级决定组织群众成立武装自卫队，与敌人展开武装斗争。因周岭沟的群众基础较好，区里决定要董万功首先成立武

装自卫队。于四三年的冬天，以董万功为首组织的第一个武装自卫队就成立起来了，开始有二十多人。没有武器，他们就集中了一些鸟枪。董万功又找出了早年打土匪用的三颗大抬杆（即土炮）修了修。没有火药，董万功就自己动手造，凌言受办事处又发给他们三、四支大枪和一些造火药的经费。不久，火药就造出来了，他们把大抬杆装上火药，一点火，很好使。董万功高兴地对李区长说：“这玩艺是个好东西，敌人要是来了，一炮准能轰倒它十来个！”

武装自卫队开始活动了。他们站岗放哨，给八路军带路、送物资，夜间还配合武工队活动。敌人来了就打，敌人走了，他们翻下地干活。这样，群众的安全有了一定的保障。群众更加认识到：只有依靠共产党、八路军才能抗日，才能有活路，群众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起来。在这一带山区，很多地方都组织起了妇救会、儿童团，男女老少都卷入了抗日斗争的洪流。

一九四四年春天，鬼子更加紧了对山区的“扫荡”。董万功又接受了造地雷的任务，办事处还派了行家来指导，他们很快就学会了造地雷，就开始了正式制造。没有铁，他们就用土办法，用瓶子、木头匣子、石头造土地雷。董万功是个半拉石匠，想尽了办法，终于做成了各种各样的石雷。这时骆长恩又领着敌人“扫荡”来了。区小队配合董万功自卫队，在陆家台的狭长的沟里埋上了石雷。敌人大摇大摆地行进着，做梦也没想到会踩上地雷，只听轰的一声，

好几个敌人被炸得飞上了天，敌人吓得跑了回去。

四四年的冬天，大雪封山，在山里更加艰难了。人们只好白天在山里隐蔽，夜里悄悄跑回屯子，在破房框里避寒。董万功把粮食藏在后院的地窖里，晚上也跑回家里。鬼子集中了二、三百人的“讨伐队”进山，到处翻粮食。董万功就和区小队在后院埋上了地雷。天气寒岭，敌人只顾挤在一堆烤火取暖，三匹军马拴在后院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地雷爆炸了，三匹大洋马都上了天。

敌人吃尽了地雷的苦头，就变换了花招。他们在进山“讨伐”时，便赶上一群牛羊，或从围子里掳来一群妇女儿童，为他们开路。为了群众不受损失，董万功绞尽脑汁，变换斗争方式。于是，他们乘黑夜摸到敌人的据点、警察署的门口埋设地雷，敌人一出门就挨了炸，吓得一天不敢出屋。他们又在树林里安置吊雷等各种形式的土地雷致使敌人大伤脑筋。

人们都认识到土地雷确实是个好武器，不久，上级在羊岩子里边的水果沟正式成立了土地雷工厂，并举办了土地雷训练班，培训了五十余名土地雷手。绥中西部山区人民向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地雷战。

一九四四年的秋后，群众纷纷要求除掉“东霸天”骆长恩，这小子甘心充当日寇走狗，在围子里又想方设法地坑害百姓，确实恶贯满盈，办事处批准了区上的处决骆长恩的报告，但这小子作贼心

虚，平时老是龟缩在园子里不出来。董万功便向区区长提议，把骆长恩从园子里掏出来，并派武装自卫队化装进园子侦察，协助区小队执行了外决了骆长恩的死刑。这一下，别处的伪警察和汉奸甲长也都收敛不少。

不久，董万功率领自卫队配合区小队和部队，在葫芦套打了鬼子一次伏击，消灭了八十多鬼子，缴获了三挺机枪。

董万功由支援抗日到亲自参加武装斗争的行动，鼓舞和影响了当地群众，很多人都投身到抗日斗争中。凌青绥工委召开会议时，三县的同志在一起碰头汇报情况，都认为董万功的抗日事迹很突出，众口称赞这位老英雄。从此，在凌源、青龙、绥中一带的抗日游击根据地，“董老英雄”这个响亮的称呼就传开了。

终于盼来了这一天

从一九四三年起，董万功单家独户地和鬼子斗，坚持蹲山头，不进园子，直到参加了共产党、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，使他认识到：只有跟着八路军、共产党，才能赶跑日本鬼子，才能消灭“东霸天”这样的恶霸汉奸，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。因此，董万功认准了这条道，一直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、八路军走。为抗日他送了儿子参军，拿出自己辛苦收获的粮食供给部队，献出牲畜给部队拉炮，献出猪羊慰劳子弟兵，为掩护同志几乎损失了自己的一切财产，他的老伴又为同志们做饭、缝补衣服，直至他自己亲身参

加武装斗争，爬冰卧雪，历尽艰险，把自己所有的，都献出来了，为的就是胜利的一天早日到来。

当初，董万功曾发下誓言：小鬼子不走不下山，我看他三年！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，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帝国主义就宣布投降了。人们捣毁了围墙、岗楼，回到各自家乡重建家园，欢呼声响彻山谷。董万功下山了，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跑到锦州去看望信修同志。信修同志见董老英雄来了，非常高兴，亲热而幽默地说：“啊呀，我的老帐主来啦！”董万功被弄得莫明其妙，说：“什么老帐主？”信修热情地拉他坐下，说：“欠你的骡子钱还没给呢呀！”董万功恍然大悟，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别扯这些了。”信修说：“现在有条件了，应该还了。”董万功激动地说：“当初我就说了，我可不挣钱。你早是还我钱，不就是把我这老大爷的那片心意贬低了吗！”信修理解了老英雄的心情。的确，董万功当初为抗日献出自己的一切，绝没有指望有一天能得到偿还。事实上，也无法算出一个金钱、物资的准确数字的砝码，能与老英雄那颗高尚的心，在价值的天平上得到平衡！他所要的，就是抗战的胜利，中国人民的胜利！最后，老信拿了一块黄士林布、一顶帽子和一个军用饭盒，说是送给他的，老英雄才算接受下来。接着，老信谈到：“斗争并未结束，国民党反动派又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了。我们还得拿起枪杆子，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！”聊人聊这个话题，拉开了话匣子。这，也是老英雄来锦州的主要目的。

不久，全付美式武装的“中央军”从秦皇岛登陆，扑向我东北解放区。董万功又带着他的队伍（这时已发展到四十多人），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，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在三年来的解放战争中，董万功不失老英雄本色，不减当年之勇，带着他的民兵队，战斗在绥中、锦西、朝阳一带。他们扒铁道，割电线，抬担架，运物资，送炮弹，为部队送信。尤为突出的是在一九四七年夏，他们采取游击战术，用几颗大抬杆，阻击了经过绥中山区增援承德的敌五十三军，致使敌援军未能及时赶到，我军顺利解放承德。董万功又为人民立了新功。

党和政府曾授予他一面上绣《人民柱石》的锦旗。对于这最高奖赏，董万功的斗争史为他证明：他，是受之无愧的！

绥中县委党史办

李孟起

一九八三年元月

办公室

